



20世纪 世界文学名著 导读

李明滨◎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 世纪世界 文学名著导读

李明滨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世界文学名著导读/李明滨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301-06625-2

I. 2… II. 李… III. 文学欣赏—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070 号

本书有多位译者, 由于种种困难, 我社未能都联系上, 请有关译者见书后主动告知通信地址, 以便奉寄稿酬。

书 名: 20 世纪世界文学名著导读

著作责任者: 李明滨 主编

责任编辑: 严胜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25-2/I·06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6 印张 572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编 者 序

20 世纪这个不平凡的一百年,所产生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面对如此大量的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更好地继承这笔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为了集中评介 20 世纪的外国文学,我们曾在世纪之交先后编著《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四卷本)和《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简史》(一卷本),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1 年出版。随后在 2002 年编写出版的《世界文学简史》,也把 20 世纪文学作为一个重点。这些书都已充作不同对象的课程教材。在讲授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还需做另一件工作,即编选一本适用的作品选,作为教学的实例,以增进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理解。

然而,20 世纪文学不像 19 世纪文学那样多数作品已有定评。相比之下,20 世纪的外国文学作品,有些仍流传不广,或尚未被充分接受,有些作品甚至译成中文的时间还不长,查找起来不大方便。为了方便读者,同时也是配合文学史教学,编选一本 20 世纪外国文学名著精选的书籍,已成为当务之急。

不过,20 世纪的外国文学名家辈出,著作如林,闻名者尤以长篇小说居多,且多为皇皇巨制,选编起来实不太容易,我们根据文学史书侧重梳理文学思潮发展脉络的要求,权且以欧美文学两大主潮为线索,分类遴选。

一是现实主义文学。从 19 世纪延续下来的现实主义,到 20 世纪又有大的发展,出现了突破和变形,多种形态并存,而且走向极致。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批判现实主义,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也有肯定的

现实主义、批判兼肯定的或称综合的现实主义^①，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艾特马托夫的《断头台》，还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作品，如劳伦斯的《虹》。

二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名目繁多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如艾略特的《荒原》；后期象征主义，如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表现主义，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意识流小说，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存在主义，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荒诞派戏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法国新小说派，如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黑色幽默，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色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至于拉丁美洲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突出的则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

东方文学在本书所占篇幅较少，仅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印度、日本几位作家：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日本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全书共选入反映各个流派特点的代表作品 30 部。选文尽量寻求上乘的译文。导读文字力争言简意赅，尤其注重解说作品所代表的流派之特色，俾使阅读者方便参考。导读文字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作家简介”；另一部分是“作品导读”，包括作品内容、解读原作的意蕴。不过，鉴于篇幅有限，且重点放在阅读原著上，故注意不让解读文字喧宾夺主，总是力求简明扼要，以解释清楚为限。

此外，本书也具有普及通识教育的性质，为让学生和其他读者能

① 过去苏联文学界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苏联解体后改为“社会肯定的现实主义”（以与“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相区别）、“批判兼肯定的”或“综合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莫斯科大学 1994 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890—1990）课程大纲》。

较容易理解,重在阐明作品本身的要点,不在于深入解释相关的学术问题。

参加本书编选和作导读工作的,有上述几部文学史书的执笔人,也有新参加者,均为高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计有北京大学李毓榛、查晓燕,首都师范大学庄美芝、吴康茹,天津师范大学郝岚、张颖、郭晓珺,上海大学张敏,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福建师范大学苏文菁、郑梅玲、徐立钱等,闽江大学林娟,集美大学王予霞,鹭江大学许振福,漳州师范学院刘熠,汕头大学蔡伟清。其中,苏文菁协助作了部分文章的组稿和指导工作。匆匆赶付教学急需,选文和导读有不尽之处,欢迎批评指出,将留待再印时修正。

李明滨

2003年9月10日

于北京大学外文楼

目 录

编者序..... (1)

约翰·克利斯朵夫(节选)..... [法]罗曼·罗兰(1)

布登勃洛克一家(节选)..... [德]托马斯·曼(16)

华伦夫人的职业(节选)..... [英]萧伯纳(36)

虹(节选)..... [英]劳伦斯(55)

美国悲剧(节选)..... [美]德莱塞(68)

老人与海(节选)..... [美]海明威(84)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节选)..... [苏]高尔基(103)

静静的顿河(节选)..... [苏]肖洛霍夫(119)

山外青山天外天(节选)..... [苏]特瓦尔多夫斯基(132)

日瓦戈医生(节选)..... [苏]帕斯捷尔纳克(152)

断头台(节选)..... [苏]艾特马托夫(167)

荒原(节选)..... [英]艾略特(183)

海滨墓园..... [法]瓦雷里(199)

变形记(节选)..... [奥地利]卡夫卡(210)

追忆似水年华(节选)..... [法]普鲁斯特(223)

尤利西斯(节选)..... [爱尔兰]乔伊斯(253)

喧哗与骚动(节选)..... [美]福克纳(267)

恶心(节选)..... [法]萨特(283)

局外人(节选)..... [法]加缪(305)

等待戈多(节选)..... [爱尔兰]贝克特(321)

- 秃头歌女(节选)……………〔法〕尤奈斯库(340)
- 窥视者(节选)……………〔法〕罗伯-格里耶(359)
- 第二十二条军规(节选)……………〔美〕海勒(372)
- 欲望号街车(节选)……………〔美〕田纳西·威廉斯(389)
- 洛丽塔(节选)……………〔美〕纳博科夫(410)
- 百年孤独(节选)……………〔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425)
- 总统先生(节选)……………〔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439)
- 吉檀迦利(节选)……………〔印度〕泰戈尔(459)
- 雪国(节选)……………〔日本〕川端康成(472)
-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节选)……………〔日本〕大江健三郎(485)

约翰·克利斯朵夫(节选)

[法]罗曼·罗兰

卷四·反抗

第二部 陷落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或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揪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纸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①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错的音乐家,但和多数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作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

① 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其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票表决。

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做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的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咕咕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做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的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的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的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的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的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睬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教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号角手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的停下来倒去

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灭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像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的咕囔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扰,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的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至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着:“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的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做看不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忽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二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

步的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于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的转着眼珠,大声的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房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只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教人愉快教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制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的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嚎啕大哭的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感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的听着。水在那里噤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篓,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

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到: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卷十·复旦

第一部

夏季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在村子高头的山上漫步:手里拿着帽子,走着一路曲折折向上的路。有一处拐弯的地方,小路转入两个斜坡中间,两旁都是矮矮的胡桃树和松树,俨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到拐角儿上,仿佛路尽了,只看见一片空间。前面是淡蓝的远景,明晃晃的天空。黄昏静穆的气氛一点一滴的蔓延开去,像藓苔下面的一条琤琮的流水……

在第二个拐角上,她出现了:穿着黑衣,背后给明亮的天空衬托得格外显著;后面跟着两个六岁到八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采着花玩儿。他们一走近便彼此认出来了,眼神都表示很激动,可是没有惊讶的声音,只微微做了一个诧异的手势。他非常骚动,她嘴唇也有点儿颤抖。双方停住了脚步,同时轻轻的说:

“葛拉齐亚!”

“你原来在这里!”

他们握着手,一言不发。结果还是葛拉齐亚打起精神先开口。她说出自己住的地方,又问他的地址。那些机械的问答,当场差不多谁也没有留神,直到分别以后才听见。他们彼此打量着。孩子们从后面跟上来;她教他们见过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对他们瞧了一眼,不但毫无好感,而且还带些恶意。他心中只有她一个人,全神贯注的研究她那张痛苦,衰老,而风韵犹存的脸。她被他瞧得不好意思了,便道:“你晚上来看我行吗?”

她把旅馆的名字告诉了他。

他问她丈夫在哪儿,她把身上戴的孝指给他看。他心里太激动了,没法再谈下去,便和她匆匆告别。走了两步,他又回到正在采摘杨梅的孩子旁边,突然

接着他们亲了一下,赶紧溜了。

晚上他到旅馆去。她在玻璃阳台下等着。两人离得远远的坐下。周围并没多少人,只有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克利斯朵夫因为有外人在场觉得很气恼。葛拉齐亚望着他。他也望着葛拉齐亚,嘴里轻轻念着她的名字。

“我改变了很多,是不是?”她问。

他不禁大为感动的回答:“噢,你受过很多痛苦了。”

“你也是的,”她瞧着他被痛苦与热情鞭挞过的脸,非常同情。

然后,双方没有话说了。

过了一会,他问:“我们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谈谈吗?”

“不,朋友,还是待在这儿罢,咱们不是很好吗?又没有谁注意我们。”

“我可不能痛痛快快的说话。”

“这样倒是更好。”

他当时不懂为什么。过后他回想起这一段谈话,以为她不信任他。其实她是怕感情冲动,特意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使彼此不至于有什么心血来潮的表现,所以她宁愿在旅馆的客厅里受点拘束,好遮盖自己的慌乱。

他们把各人过去的事说了一个大略,声音很轻,话也是断断续续的。裴莱尼伯爵几个月以前在决斗中送了命。克利斯朵夫才明白她的夫妇生活不十分幸福。最大的一个孩子也死了。但她言语之间没有怨叹的口气,自动的把话搁过一边,探问克利斯朵夫的情形,听到他痛苦的经历非常同情。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那天是星期日。大家的生命都告了一个小段落……

她约他过两天再去。这种并不急于跟他再见的表示使他心里很难过。他又是快乐又是悲伤。

第二天她推说有事,写了个字条要他去。他一看那几句泛泛的话高兴极了。这次她在自己的客室里接见他,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他望着他们,心里还有点儿惶惑,同时也对他们非常怜爱。他觉得大的一个——那女孩子——相貌像母亲,可不考虑那男孩子像谁。他们嘴里谈着当地的风土,天气,在桌上打开着的书本,——眼睛却说着另外一套话。他想和她谈得更亲切一些。谁知来了一个她在旅馆里认识的女朋友。葛拉齐亚很殷勤的招待着,似乎对两位客人不分亲疏。他心中怏怏,可并不怪怨她。她提议一块儿去散步,他答应了。但有了那个生客,——虽则她也年轻可爱,——他觉得非常扫兴,认为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

以后过了两天,他才跟葛拉齐亚再见。那两天之内,他念念不忘的只想着约会。但见了面,他仍不能和她说什么知心的话。她很温柔,可绝不放弃矜持

的态度。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一派德国人的感伤脾气,她愈加局促不安而不由自主的要反抗了。

他给她写了封信,使她大为感动。他说人寿几何,他们俩都已经到了相当的年龄,聚首的日子也有限得很了。倘若再不利用机会痛痛快快的谈一谈,不但是痛苦的,而且是罪过的。

她很亲切的复了他的信,说她自从精神上受伤以后,老是有这种不由自主的戒心;她很抱歉,但摆脱不了这种持的习惯。凡是很强烈的表现,即使所表现的感情是真实的,她也会难堪,也会害怕。但这一回久别重逢的友谊,她也觉得很难得,跟他一样的快慰。末了她约他晚上去吃饭。

他读了信不由得感激涕零,在旅馆里伏枕大哭了一场。十年孤独的郁积都发泄了出来。从奥里维死了以后,他始终是孤单的。对于他那颗渴望温情的心,葛拉齐亚的信等于复活的呼声。温情!……他自以为早已放弃了,其实那是迫不得已。如今他才觉得多么需要温情,心中又积着多少的爱。

那是甜蜜的,圣洁的一晚……虽则彼此都不想隐藏,他却只能跟她谈些不相干的题目。他弹着琴,她的眼神鼓励他尽情倾吐,他便借着音乐说了许多抚慰的话。她想不到这个性情暴烈的骄傲的人会变得这么谦卑。分别的时候,两人不声不响的握着手,表示彼此的心又碰在了一起,再也不会相左的了。——外边下着雨,一点儿风都没有。克利斯朵夫的心在那里欢唱……

她在当地只有几天的勾留了,绝对不考虑延缓行期。他既不敢要求,也不敢抱怨。最后一天,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散步。半路上他心里充满着爱和幸福,竟然想和她说出来了;可是她很温柔的做一个手势,笑容可掬的把他拦住了:

“得了罢!你要说的,我都体会到了。”

他们坐在前几天相遇的那个小路的拐角儿上。她始终微微笑着,望着脚下的山谷;但她所看到的并不是山谷。他瞅着她秀美的脸刻画着痛苦的标记,乌黑的头发中间到处有了白发。看着这个被心灵的痛苦浸透的肉体,他感到一股怜悯的,热烈的敬意。时间给了她多少创伤,但伤口中处处显出她的灵魂。——于是他轻轻的,声音有点儿颤抖的,要求她给他一根白发作纪念。

第二部

.....

到了那天,她来了。克利斯朵夫素来把答应人家的话看得挺认真的,在乱七八糟的屋内连一张纸都不敢收拾,觉得移动一下便是失信。但他心里很难

过,一想到朋友看了这情形作何感想,就非常难为情。他好不心焦的等着。她来的时间很准,只迟到了四五分钟,很稳健的迈着小步踏上楼梯。打铃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背后,马上开了。她穿得朴素大方。从她的面网中间,他看见她眼神很镇静。两人低声道了一声好,握着手。她比平时更沉默了;又局促又激动,一声不出,免得显出心里的慌乱。他请她进来,早先预备下对于屋子的杂乱向她说几句道歉的话,结果也没说。她坐在一张最好的椅子上,他坐在旁边。

“这就是我工作的屋子。”他所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

大家静默了一会。她从容不迫的望着,非常慈爱的微微笑着,她也有些心慌意乱呢。(后来她告诉他,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曾经想到他家里去;但正要进门又吓得跑掉了。)她看到屋子里凄凉的景象大为感触:过道又窄又黑,环堵萧然,到处是寒酸相。她很同情这位老朋友一辈子做了多少工作,受了多少痛苦,也有了点名气,而物质生活还是这么清苦!同时她也注意到他不在于起居的舒服不舒服。房间里四壁空空,没有一张地毯,没有一幅图画,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张沙发;除了一张桌子,三张硬椅,一架钢琴而外,再没别的家具;和几册书乱堆在一起的是许多纸张,而且到处都是纸,桌上,桌下,地板上,钢琴上,椅子上,——她看到他这样诚心的守约,不禁微微的笑了。

过了一会,她指着他的座位问:“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

“不,在那边。”

他指着室内最黑的一角和背光摆着的一张矮矮的椅子。她走过去有模有样的坐着,一声不响。两人默然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钢琴前面坐下了,临时即兴的弹了半小时,觉得自己整个儿被朋友的精神包围了,心里只有一片欢乐的感觉。他闭着眼睛,弹着一些奇妙的东西。于是她体会到这个房间的美,其中充满了出神入化的音乐;她也听到了这颗热爱的苦恼的心,仿佛就在自己胸中跳动。

音乐完了,他还对着钢琴一动不动的呆了一会,随后听见朋友在背后抽噎的声音,才掉过身来。她走来抓着他的手,轻轻的说了句:“谢谢你。”

她嘴巴有点儿哆嗦,闭着眼睛。他也把眼睛闭上了。两人这样的握着手过了几秒钟;时间停止了……

她重新睁开眼睛;为了压制心中的慌乱,她问:“能让我瞧瞧别的屋子吗?”

他也很高兴能避免感情的激动,便打开隔室的门,可是他马上觉得很难为情。里头摆着一张又窄又硬的铁床。

(后来他告诉葛拉齐亚,说他从来没带过一个情妇到他家里去;她挖苦他说:“那也是想像得到的;她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呢。”——“为什么?”——“睡在